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釋

(三十二)

馬 驢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釋

(二十二)

撰 驩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七百種

總編 王雲五

五雲王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釋史卷九十五

## 春秋第六十五

### 孔子諸子言行一

【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嗇。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呂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贄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

【淮南子】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

【新序】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

【新論】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竝至。

【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



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卽難。故君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恕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忘其身。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難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儀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旣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

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正。自拯於欒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略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何如。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贛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贛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

焉。何謂不知也。子贛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政問也。子贛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贛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實。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愁。是冉求之行。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感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顏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入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塾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觀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與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贛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贛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子贛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觀也。孔子曰。是女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贛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思。不念奮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奚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長乎其所。女其聞知之。祁奚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

知也。祁奚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善而敦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誣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物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家語實本於此，雖敷衍成文，而古意浸失矣。惜其中多脫譌，無善本體校，故附於家語之後。

【尚書大傳】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晏子】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尸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論語摘輔象〕仲尼素王，以顏淵爲司徒，子路爲司空，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

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子游握文，是謂敏士，子夏握正，是謂受相，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督道。

【史記】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



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

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家語〕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

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列子云：壽十八。後漢書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顏回月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新論〕顏淵感中台星。顏回重瞳。

【說苑】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飾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家語】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

【說苑】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

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家語略同

【韓詩外傳】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見客客去顏回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類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士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禮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

【莊子】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家語】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

楚合戰於潁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閒。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韓詩外傳)孔子與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禦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閒。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藟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蠶蠶較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螳飛蟻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致。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瀟瀟。見睨聿消。○措語迥異。不厭複出。

【家語】孔子在衛。昧且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

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說苑作完山之鳥。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說，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回謂子貢曰：吾

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韓詩外傳】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荀子】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列子】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



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己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一。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說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諛。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

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憊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亦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列雖寓言。而至理存焉。至文出焉。故皆大書。〔顏氏家訓〕邑號朝歌。顏淵不舍。〔新論〕顏回不以夜浴改容。〔衝波傳〕孔子使子貢往外。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嚙。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殷芸小說〕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杖劍前斫其腰。於是形化成蛇。即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家語】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

○計回之年。當死於哀公時。



【禮記】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檀弓。〔論衡〕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吳闔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彌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此等附會。不足辯。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尤謬。〔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闔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號馬爲匹。〔新書〕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壽其年也。

【史記】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法言】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閒耳。神在所潛而已矣。昔者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竝放，適相應也。〔述異記〕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

【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家語〕曾參字子

與·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愛人之事·故吾不違親而爲人役〔新論〕子游揚裘而諺·曾參指揮而哂·〔顏氏家訓〕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說苑】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兼明書云·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論之以小杖則受·論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按此說異·〔抱朴子〕曾參鋤瓜·

三足烏萃其冠·○莊子注云·曾子至孝·爲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蘇·

【新語】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麋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尸子】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水經注）曾子居曲阜。鷓鴣不入城郭。

【琴操】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

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歔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豈。歷山盤兮。以爨父母。

我心博。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作梁山吟。（鹽鐵論）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

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

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猶曾參之事父也。

【論衡】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尊母曰。願留。參方到。卽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卽馳至。

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孝子傳）樂正者。曾參門人也。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搯指呼汝耳。參乃悲然。

（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爾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淮南子）曾子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曾子攀轅車。引楯者爲之止也。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論語撰考）里名勝母。曾子斂襟。顏氏家訓亦云。

【孝子傳】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

食。○詩疏云。曾子見益母而感。搜神記曾參養母至孝。有玄鶴爲戾人所射。窮而歸之。參收養治療。瘡愈。飛去。後鶴夜到門。雌雄各銜雙明珠報焉。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

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棊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莊子〕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蚤。蚤相過乎前也。

【白虎通】曾子去妻。蔡烝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烝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蔡烝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家語〕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蔡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間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與孟母買豚肉相類。袁淮正書。彘作犬。〔說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知不怒。生而善教也。

【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



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侮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

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孝

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漢書〕孝經一篇。十八章。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孝經授神契〕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罄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斗皆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曾子撰斯。問曰。孝文手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自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以示撰。輔詩書以合謀。天子孝曰就。晉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為義。當須能明審實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為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其親也。

【孝經鉤命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序引。公羊傳序同。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公羊疏引。

【呂氏春秋】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荀子】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

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禮記】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內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檀弓

【大戴禮記】

曾子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

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儉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尊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任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曾子立孝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曾子事父母單居離間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甯。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間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間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誄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

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禮記】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溲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祭義

【大戴禮記】言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問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

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脩。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麈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旣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儻。婦空室。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

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但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



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枉席之上乎還師○家語略同主

【大戴禮記】

曾子制言上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

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羸驕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於廡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爲夫人則

否。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舉。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之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曾子制言中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

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其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訴訴。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拙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

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卽四支。說者申慙慙耳。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閒。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裘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曾子制言下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色。則秉德之士不調矣。故君子不調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窺若入焉。國無道。則窺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遠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橡粟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武。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曾子立事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君子旣

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乘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孱孱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翼其二，見其小翼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住者不慎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子入

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  
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道遠  
日益。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  
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  
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侈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強而無憚。好勇  
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  
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  
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卽無聞矣。七十而無德。  
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  
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  
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  
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  
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

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愾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動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勉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又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宮。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愷愷。朋友切切。遠者以

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荀子】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幅。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說苑】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淮南子】曾子曰。繫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深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

【博物志】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中論】曾子曰。或言予之善。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家語】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

諫。愴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鱷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叢子】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禮記】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東

帛。升自西階。盞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盞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曾子問曰。竝有喪。



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

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于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

蹕。老聃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於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

有君服焉。其餘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裨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

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性祭殤不舉肺無胙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黨巷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店患。吾聞諸老聃云。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禮記】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禮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曾子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雜曾子曰：晏子可謂

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五乘。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禮  
弓

【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擊席，纊纊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諡？其妻曰：以康爲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諡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漢書）道家·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諱

威王下  
之

【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

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大戴禮記】天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

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掄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矣。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盡其所。則靜矣。偏用風。俱則亂。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霰。霰電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倮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濟。茲四者。所以役聖人之精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



也。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聖人立五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疎。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穰廩，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說苑】公孟子高見顯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顯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讖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韓詩外傳】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藟焉，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晷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說苑】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說苑】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荀子）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子，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漸於香酒，可譏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晏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買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遊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韓非子）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

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字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修命也。○此誣枉之言。

【大戴禮記】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煩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鷂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龜鼉以淵爲淺。而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說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忘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喪。浴於鑿室。○禮弓。

【荀子】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以下附。

【禮記】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祭義。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禮弓。

【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柳下惠事同。

# 釋史卷九十五

## 孔門諸子言行二

【史記】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家語）閔損，魯人，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者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說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吾，去無留乎？」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藝文類聚引：今本無。〔孝子傳〕

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韓詩外傳】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旂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旂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戶）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生之言勝，故肥。」○韓非子：「曾子語子夏同。」

【說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與檀弓駁異。

【孔叢子】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是言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

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旤罰。災害竝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己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乂。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



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語多出入大戴禮諸篇。〔琴操〕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

【史記】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家語〕冉耕。魯人。以德行者名。〔白虎通〕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淮南子〕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死。季路危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

〔論衡〕伯牛空居而遭惡疾。

【史記】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家語〕冉雍。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論衡〕蘇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據此。伯牛仲弓似父子也。

【說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

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家語】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五刑必卽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例也。備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

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孔叢子】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大辟

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史記】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家語）宰予，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菑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

【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膻，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鯪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祭義。

【大戴禮記】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

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闡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能熊羆豹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蟪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其工於幽州。

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蟠牛之孫。警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臯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隱。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頓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於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稍以上士。臚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臯陶與益。以贊其身。舉于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孔叢子】宰我問。君子尙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尙。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

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宮，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大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縶，所以祭星也。雩縶，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竝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股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

【衝波傳】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哉？父母者，天地也，天崩

地壞爲之三年，不亦宜乎。

【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據此，則宰我不黨於田常矣。〔鹽鐵論〕宰我乘

公殺子  
檀臺。

【史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旣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家語〕端木賜，字子貢，有口才著名，家富累千金。子貢旣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禮記】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



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劓。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聘義。

【荀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禮。似義。其洸洸乎不澀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家語同。說苑。韓詩。悉載此等語。絕妙水贊。

【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旣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扣之深。則出泉。汨渥。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荀子。韓詩。說苑。各略同。絕妙土贊。

【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墮臯如也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列子）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墮臯如也嶮如也鬲如也賜曰然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列子）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墮臯如也嶮如也鬲如也弟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休於事乎曰賜欲休於事乎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鬲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說苑】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禮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感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雜記

【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

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家語）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尙有說也。

【說苑】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懷懷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

【呂氏春秋】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說苑】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韓非子】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

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般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韓詩外傳】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新序）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說。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笙簧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遜位。終身不出。○此前者而記載駭異也。後漢書引。今本無。

【尚書大傳】子贛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

【說苑】子贛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或惑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

【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鏹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

【說苑】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北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子贛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

【論衡】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

【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鑿枿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荀子作南郭惠子

【韓詩外傳】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悻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說苑〕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而高

鷓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棄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嘗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綖。子貢曰。大車不綖。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綖。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綖。是以綖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家語】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禮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焉。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

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記。論衡。魯將伐越。箴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新序】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己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捨。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韓詩外傳同。

〔風俗通〕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邪。遂嘔吐立枯而死。

【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



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槱，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渾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故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櫛屬靈樹，園圃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途運修遠，

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樂聲。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出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壅埋之資。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相與賦而藏之。反其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 釋史卷九十五

## 孔門諸子言行三

【史記】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家語〕冉求，仲弓之宗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有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蓋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

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掉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違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再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穿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尙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有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

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說。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以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國策。姚賈監門子在秦始皇時。此疑非冉有之言。〔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

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史記】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鞞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尙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赭縲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

臣矣。〔家語〕仲由。弁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爲大夫。遇劇職與其子軻爭國。子路遂死軻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家語】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

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充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誠，夫舜爲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論衡）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之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闢導誘

進，猛氣消損，矯節風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矣。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此非孔子之言。

【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說苑同。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慙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臻。

【說苑】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論衡】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藿葦藁莖。可以得數。何必以善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善之爲言善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

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己之子，碩大

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新書〕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

衡言乘中適而讓平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

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

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

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

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禮

【家語】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喪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

盡思者也。○說苑

略同。

【孔叢子】顏籛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籛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猶且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

【禮記】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器

【家語】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怒。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政不難矣。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與。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

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韓詩同。荀子言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說苑】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子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子路佛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王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

【禮記】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

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禮弓

【說苑】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

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

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成回

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

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

君子哉！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

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

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論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

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呂氏春秋〕子

路掩雉而復釋之。○注云：所得者小，不欲天物，故釋之。〔論語撰考〕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子

獨願，由登墮車。○宋均曰：子路惡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蹙之，使下車也。〔衝波傳〕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

，顏淵問，子路曰：焚焚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同鳥，顏回

【史記】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惺之邑宰。蕢賸乃與孔惺作亂。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賸。蕢賸與孔惺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惺。請得而殺之。蕢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懼。乃下石乞壺。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焉。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禮

【論語】子路感雷精而生。尙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聞而覆醢。每聞雷鳴。中心惻怛。○衛制職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黠者當師。曰：子路入邪。曰：然。黠從城上下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為師邪。為君邪。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黠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黠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黠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黠遂殺之。○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劇職之亂。衛人孤屢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屢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屢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小說家之鄙談。

【史記】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道學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家語。言偃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闞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禮記】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蕡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執。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



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醲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幕，衣其漚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鏹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暈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諛，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慎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

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以一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乘陽。垂日星。地乘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

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觀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滄。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

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麩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義之分。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旣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竝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開。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敵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龜龍在宮。召其餘。

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家語·孔子爲司寇·與於蜡。

云云·篇文少略。

【說苑】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禮記】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曾子問。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

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贖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

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襲。襲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旣葬而食之。未有見其襲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

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禮。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雜記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玉藻

【史記】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家語〕卜商，衛人，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

【禮記】孔子問居。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

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

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甫及申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說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



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子夏易傳）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乘純陽之性，故曰乾元亨利貞矣。乾，所以象陽也。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五匹爲東，三玄二緇，象陰陽。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曾子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兄昆弟之仇如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

後。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檀弓。○有缺文。〔禮稽命徵〕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

孔子謂子夏曰：羣鵠至，非中國之禽也。

【孔叢子】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尙書大傳同。

【韓詩外傳】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闕其門

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語同。而或以稱書。或以稱詩。著書者所聞不同。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

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閒。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論語識〕。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列子】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

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淮南子無子張

【尸子】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子夏曰。君子漸於饑寒而志不僻。鎬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中論】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慤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疾。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家語】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耦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

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蟀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子夏好論精微。此其一證。《大戴禮記》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

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猴。故猴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飛于雲。故冬燕雀入于海化而爲蛤。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鮫吞者八竅而卵生。照曜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畫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蟻蛤龜球。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土者有絲而蟻。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有介之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集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列胎殺天。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自天而不壽。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天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

【新序】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韓詩外傳略同。

【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愾。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愾。子夏曰。微愾而勇若愾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

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情而勇若情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情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輶而坐。吾君單輶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輶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禮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

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檀弓





# 釋史卷九十五

## 孔門諸子言行四

【史記】顯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可疑，在國及家必聞。（家語）顯孫師，字子張，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能純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按：張，謂琴牢耳。趙氏此說，不識何據。

【禮記】燕居。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

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

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家語次  
第不同

【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措已過勿發失言勿踣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

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說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說，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

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孔叢子】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書曰。若

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己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績組紉織，紉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好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禮記】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禮

【說苑】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中論】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韓詩外傳】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繫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



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夫好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莊子）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盡不

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天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忤於管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徇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徇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者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輿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禮記】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般

士也。○檀弓。

【史記】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家語）宓不齊。魯人。仁愛。百姓不怨。欺。孔子大之。

【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家語】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尙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

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也。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鱸。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鱮。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闡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單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宓子曰。自今以來。宓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宓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單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單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闡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單父也。

【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

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誥。雖治猶未至也。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

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

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淮南子〕賓有見人於

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擲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

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

作服子〔漢書〕儒家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說宓子似其弟子〔韓非子〕田明率射宓子賤宰子

不致於田常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德之士也而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宋書云畢萬保驅宓賤殘領

【史記】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孔

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家語〕高柴齊人高氏之

別族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禮記】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為難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

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季子臯葬其妻

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為是罪予朋友不以為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

葬後難繼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禮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褂

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

事也○雜記【說苑】子羔為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別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

獄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文選注云：衛亂，子羔滅鬻鬻，衣婦人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爲其間？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別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然不說，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說而德公也。

【史記】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注云：魯人。〔家語〕原憲宋人，少孔子可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

【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抑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史記】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注云：魯人。〔家語〕漆雕開，蔡人，字

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叢子〕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漢書〕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家語作漆雕惡。

【史記】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家語〕有若，魯人，字子有。

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彊識，好古道。〔新論〕有子惡臥，自辟其掌。○荀子作焯。

【禮記】有若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

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  
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  
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  
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  
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  
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有子蓋  
旣祥而絲纒組纓。○檀弓遣車視牢具，疏布綦，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棖。有子曰：非體也。喪奠，脯醢而已。

○雜記

【史記】孔子旣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  
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  
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  
之座也。

【禮記】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檀弓



【史記】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朝〔家語〕公西赤魯人東帶立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

【孔叢子】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史記】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家語〕澹臺滅明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然諾為名。

【家語】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子○史記云貌惡家語云有君子之容未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鯨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鯨皆死既渡二投璧於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日此命也與蝶蟻何親與魚鼈何讎遂使勿葬。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家語〕南宮括魯人。

人。以智自特。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禮記】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鬢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椁以爲笄。長兄而總八寸。禮

【家語】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問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韓非子）南宮敬子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索隱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讀史訂疑。辯其爲二人。按括一名縚。是爲南宮閱。左傳作說。卽南宮敬叔也。蓋兩人俱事孔子。故誤。

【史記】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不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注云。語。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此事論衡以爲子路。史記但云弟子。而家語又云巫馬期。各不同也。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鴟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使汝願者。』」

【史記】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

【史記】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

〔家語〕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論衡〕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

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家語〕司馬黎耕，宋人，爲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

【史記】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家語〕樊須，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史記】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家語〕公冶長，魯人，女妻之。〔海錄〕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啣啣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留青日札云：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其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獸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爲之白於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纆綯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傍，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蓋恥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鄙俚。

【史記】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家語〕公皙哀，魯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潛夫論〕顏原公析，困饑於郊野。

【史記】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家語】梁鱸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史記】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注云：楚人。家語公孫龍衛人。

【說苑】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史記】顏高字子驕。〔家語〕顏刻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爲次。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婦。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記】公良孺字子正。〔家語〕公良孺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史記】秦商、字子丕。○注云：楚人。又云魯人。〔家語〕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厘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史記】叔仲會、字子期。○注云：晉人。〔家語〕叔仲會、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歲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者自然也。

【史記】孔忠。○注云：字子蔑。〔家語〕孔弗、字子蔑。

【家語】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若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身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

【史記】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

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家語〕商瞿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史記】顏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家語〕顏辛、魯人。字子柳。

【史記】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家語〕冉孺、魯人。字子魯。

【史記】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曹卹、魯人。字子循。

【史記】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家語〕伯虔、字楷。

【史記】冉季、字子產。○注云：魯人。〔家語〕冉季、字子產。

【史記】公祖句茲、字子之。〔家語〕公祖茲、字子之。

【史記】秦祖、字子南。〔家語〕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史記】漆雕哆、字子斂。○注云：魯人。〔家語〕漆雕哆、字子斂。

【史記】漆雕徒父。○注云：字子有。〔家語〕漆雕徒父、字子文。

【史記】壤駟赤、字子徒。○注云：秦人。〔家語〕壤駟赤、字子從。

【史記】商澤。○注云：字子季。〔家語〕商澤、字子秀。

【史記】石作蜀、字子明。○注云：成紀人。〔家語〕石子蜀、字子明。

【史記】任不齊、字選。○注云：楚人。〔家語〕任不齊、字子選。

【史記】后處、字子里。○注云：齊人。〔家語〕后處、字里之。

【史記】公夏首、字乘。○注云：魯人。〔家語〕公夏守、字子乘。

【史記】奚容蒧、字子皙。○注云：衛人。〔家語〕奚蒧、字子借。

【史記】公堅定、字子中。○注云：魯人。或曰衛人。〔家語〕公肩、字子仲。

【史記】顏祖、字襄。○注云：魯人。〔家語〕顏相、字子襄。

【史記】句井疆。○注云：衛人。〔家語〕

【史記】罕父黑。字子索。〔家語〕罕父黑、字子黑。

【史記】申黨。字周。○注云：魯人。或作棠。即申棧也。〔家語〕申績、字子周。○或作績。

【史記】顏之僕。字叔顏。○注云：魯人。〔家語〕顏之僕、字子叔。

【史記】榮旂。字子祺。〔家語〕榮旂、字子祺。

【史記】縣成。字子祺。○注云：魯人。〔家語〕懸成、字子橫。

【史記】左人郢。字子行。○注云：魯人。〔家語〕左郢、字子行。

【史記】燕伋。字子思。〔家語〕燕伋、字子思。

【史記】鄭國。字子徒。〔家語〕薛邦、字子徒。○史記蓋誤薛爲鄭。以邦爲國。避漢諱也。

【史記】秦非。字子之。○注云：魯人。〔家語〕秦非、字子之。

【史記】施之常。字子恆。〔家語〕施之常、字子常。

【史記】顏噲。字子聲。○注云：魯人。〔家語〕顏噲、字子聲。

【史記】步叔乘。字子車。○注云：齊人。〔家語〕步叔乘、字子車。

【史記】原亢籍。〔家語〕原桃、字子籍。



【史記】樂歆字子聲。○注云。魯人。〔家語〕樂欣、字子聲。

【史記】廉潔字庸。○注云。衛人。〔家語〕廉潔、字子曹。

【史記】狄黑字皙。○注云。狄黑、字皙之。

【史記】邾選字子斂。○注云。魯人。〔家語〕邾選、字子斂。

【史記】公西輿如字子上。〔家語〕公西輿、字子上。

【史記】公西蒧字子上。〔家語〕公西蒧、字子禽。○自顏回下三十五人。言行可考。自顏幸下三十八人。言行無聞。〔已上七十有三人。史記家語皆有。而名字互異〕

【家語】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禮記】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則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檀弓。

【家語】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矜子貢。

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家語】縣竄。字子象。〔已上三人。家語有。史記無。〕

【史記】公伯僚。字子周。周愨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譏愨之人。孔子不實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按

名家語。申繚或作繚。又非名繚者。蓋傳寫之誤也。

【史記】秦冉。字開。

【史記】顏何。字冉。○注云。魯人。家語。字稱。而今本家語無。

【史記】鄒單字子家已上四人。史記有。家語無。〔漢書〕儒家。世子二十一篇。名頌。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論衡〕周人世頌。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

史記傳仲尼弟子七十有七人注云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然今之家語止七十六人耳史載顏何字冉注云家語字稱顏氏八人而今之家語止七是誤脫顏何一人也諸姓名之相亂者如壤之爲穰后之爲石堅之爲肩罕之爲宰祖之爲相旂之爲祈首之爲守伋之爲級洙之爲欣巽之爲選或以形誤或以音舛是皆可以意會者無論已論語申根包咸注曰魯人鄭康成曰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本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則是一人而有五名皆傳寫之訛也史記南宮括字子容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縉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論語南宮适問於孔子注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按史記括字子容家語韜字子容适之與括縉之與韜用字偶別一人固有二名矣初未嘗指爲孟氏子也左傳稱孟孫屬說與何忌師事仲尼說諡敬叔史注又云南宮閱是一人四名互見於經史之中此則先儒失考合二人而爲一耳史記與家語其差異尤甚者史有公伯僚秦冉鄭單家語不載而載陳亢琴牢縣亶又史記所無夫陳亢僖子貢於夫子而知殉葬之非禮琴張欲弔於宗魯孔子止之而與曾點竝稱爲狂士是猶得爲孔子徒也公伯讒愬之人亦可列爲弟子乎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其去取今不可考至如傳記所稱仲孫何忌南宮敬叔顏籛由漆雕憑以及

林放闕黨童子之屬衆矣。或不得與於七十子之列。左丘明與夫子同時。夫子稱之。依春秋以立傳。而不在及門之數。是又可疑也。陳蔡之厄。從者十人。列爲四科。而曾參不與。非參之德行不及諸子也。當時適不從遊耳。論者謂曾子獨以孝稱。孝者人之常性。故不得與十子同列。此說固已妄謬。而仁山金氏以爲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而不及曾子者。曾子年最少。逮孔子歿後。暮年之功。或過於顏子。此亦非通論也。史記載游夏之年。與曾子齒。而吾道一貫。特呼參而告之。曾子之學。非游夏可及。其不俟暮年也甚明。若夫行列四科。則聖門固多有其人矣。若原憲之貧居樂道。季次之未嘗屈節。公西之閒於擯相。顓孫之美譽寬博。宓子之治單父。子臯之化成人。有若之強識。商瞿之傳經。方諸十子。寧云有愧。然則陳蔡之難。不及從遊者。奚爲獨疑於曾子一人乎。自衛反魯。刪定垂教。道彌尊而學者彌衆。傳稱弟子三千。達者七十人。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斷斷洙泗之閒。濟濟一堂之上。自生民以來。未有也。嗚呼。盛哉。

